

太原抗战铸丰碑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太原在顽强抵抗后不幸沦陷，由此开启了长达八年的黑暗岁月。在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历史中，太原军民不屈不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日寇英勇战斗，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这段用鲜血与生命铸就的历史，深刻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与勇气，永远激励后人铭记国耻、赓续精神、奋发前行。

日寇侵晋 罪行累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北平后，即向山西方向进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令所部进行抵御，节节失利。8月，日寇攻陷大同，继而突破长城防线，继续南下，直指太原。其间，虽遭八路军115师平型关战役沉重打击和傅作义、卫立煌部忻口战役奋力抵抗，但敌我悬殊，11月8日，太原沦陷。

日寇占领太原期间，在小东门设立了关押中国战俘和抗日人士的集中营，取名太原日军工程队。1942年7月，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受伤被俘，被日军折磨致死。30多名抗日志士被活埋虐杀。还有200多名被俘战士被日寇当作上操训练的活靶子，一个个用刺刀捅死。据资料显示，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杀害太原军民12.8万多人。

军民奋起 英勇抗击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发动了对日本侵略军的百团大战。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第120师和新军决死纵队，重点对北同蒲铁路两侧根据地日军据点进行破击战。8月20日，八路军袭击了北同蒲平社敌据点，切断铁路交通，同时，袭击太原西北沙口之敌，歼十余人，俘20余人。据《太原军事志》记

载，抗战期间，太原军民进行了袭击日军龙泉据点战斗、反“扫荡”凌井战斗、反“扫荡”关庄战斗、刘庄村伏击战、小娄峰突袭战、同戈站炸毁敌飞机、智取阳店敌警察所战斗、偷袭集义村敌据点战斗、游击队夜袭乔武村敌据点战斗、武工队夜袭南尹村战斗、伏击南安村敌据点战斗、夜袭西山矿区敌据点战斗、攻打北格炮楼战斗、太汾公路伏击战、夜袭瓜地沟敌据点等数十次破击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的同时，收复了太原西古交、河口、石千峰、王家庄，太原东北陈家峪、思西村、皇后园、南寨等地，为夺取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 审判战犯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巨大进展，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接着，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向日本侵略军发起了猛烈的反击。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按照全国最高人民检察署部署，山西省人民检察署会同有关单位，成立了调查日本战争罪犯行办公室及相关机构，将136名日本罪犯押至太原，关押在太原监狱，其中包括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曾制造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残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大野泰治、曾将348名中国被俘人员当作活人靶训练士兵的教官住冈义一等罪大恶极的战犯。1956年，上述战犯被依法审判惩处。

铭记抗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太原军民浴血抗战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三晋儿女勿忘国耻、奋发图强、牢记使命、振兴中华。

“国保”背后的故事 (17)



尧城的历史回响

牛宝生

都来此汲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龙井才停止使用。龙井附近有一通勒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碑碑，是尧城现存与尧直接关联的完整古碑碑。碑额“重修碑记”，碑名《重修并龙王戏亭碑记》，碑文载：“尧之时，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则饮不能离夫食，食亦不能废乎饮，饮与食遂并重于天下……斯井也，或尧时所凿耶。”

村里的老汉爱聚在一起，自豪却不无遗憾地叨着城池的过往，吐出的烟圈，不仅是云烟历史，又仿佛一幅幅情感地图。

谈起高花村的得名，老汉们说得有板有眼：尧王驻扎在尧城时，在高花村一带设置苑囿，栽芍药花异草。村子附近还有帝尧花苑的地名子遗，地块在高花村东北、南丰润村东，今属北宜武村，叫作东花苑、西花苑，冠以高者，是因其地势高峻。如今，高花村西新建的牌楼上，蓝底金字书写着“陶唐故苑”以纪之。

尧城周边乡民口耳相传，尧王建都尧城时，今小武村所在地曾是演兵场，名曰小武。兵之总部设置于此，文臣武将也大都居住在这里。另外，此地建有一处活动场，所名曰“大文”，供文武将官闲暇时消遣娱乐。从命名可以看出，古时文官地位高于武将，即便是在非正式场合，这一尊卑观念依然占有绝对话语权。以后，此处改为一座宏大的寺院，仍延续“大文”之名，叫作大文寺。

尧城位于历史上大都(今北京)、太原至长安(今西安)的古驿道上，原有四座城门，南北门、东西门有大街相通。民居构成俗称的三街四坊六巷七十二小巷的格局。明清时，尧城商铺林立，市镇繁华，驼铃马队、贩夫走卒不绝于道。

城里城外有11眼水井，印证着尧凿井而饮的优美传说。西门外的井被当地人尊称为龙井，龙王庙就是专门为它设立，并设计了酬神娱人的戏亭。西门名为汲水，也对应着门外的龙井。龙井水清冽甘美，十里八村的人

层层叠叠的历史，在乡民歌中，发出迷人回响。



如今的冬至习俗，似乎早已定格成了包饺子，但昔日的山西，冬至的滋味与光景远不止于此。当我们翻开山西各地方志，那些藏在笔墨间的冬至细节缓缓浮现，别样的风情与魅力也随之尽显。

冬节

冬至在山西民间，素有“冬节”之称，各地叫法更显鲜活：晋北一带唤作“贺冬”“拜冬”“亚岁”，晋中一带则称“过冬”，单是称呼，便足见冬至时节的热闹氛围。这一天，普通人家如过年一样，会团圆、宴饮及祭祀祖先等。他们纷纷制作应时食品，更换新衣，互相庆贺，互赠礼物，所以冬至又称“新冬”。如清光绪六年(1880)修订的《定襄补志》记载：“冬至，族党亲友拜贺，略同年节，谓之新冬。”清光绪七年(1881)的《广灵县志》也提及“冬至，晨起拜贺，一如元旦(即今春节)礼”，可见晋北多地视冬至为仅次于新年的重要的节日。

有些地方的冬至，私塾、学馆要放假，工坊、店铺会歇业。谚语云：“冬至大如年，先生不放(假)不给钱；冬至大似节，东家不放(工)不肯歇。”清光绪五年(1879)的《绛州志》载冬至有“馆东邀宴”之俗，即私塾主人(馆东)设宴款待塾师与学生。20世纪初的《昔阳县志》则直接记载“冬至日，是为冬节。各机关、学校均放假一日”，清晰记录了冬至学生放假的规制。

太原地区的“冬至”则体现出养生的特色。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阳曲县志》记载：“家庭叙

礼，亲朋不相拜贺”，将仪式严格限定在家族内部。这种家庭内部的“闭门自贺”看似低调，却是呼应了古人“百官绝事，不听政”的礼制，他们认为冬至阳气初生微弱，不宜喧嚣扰攘，应保持肃穆以顺应天时。还有成书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虞乡县志》(虞乡今为永济市下辖镇)记载的“关门闭户，以养微阳”，也是山西先民顺应阴阳转化、调养身心的直观体现。

祭祖

山西民间将祭祖列为冬至第一要务。清康熙九年(1670)的《绛州志》记载：“冬至，祀始祖，相拜揖。”《阳曲县志》特别提及冬至祭祀的细节：“越三日，焚钱楮，如正月。谚曰：冬三年四。”即祭祀需持续三日，第三日要像正月般焚烧纸钱，庭中祭台燃长明灯、院中挂灯笼三日，这便是“冬三年四”的含义，灯笼与长明灯既显祭祀庄重，也寓意家族绵延兴旺。除了祭祖，部分地区还有专项祭祀习俗，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怀仁县志》续修本中提及的祭祀五道神，旧时很惠频发，百姓认为狼是五道爷的“坐骑”，所以冬至日孩童们齐集在五道庙前垒旺火、点灯上香，祈求神灵护佑村庄平安。这种祭祀既包含山西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也体现了他们应对生存挑战的智慧。

敬师

还有地方将冬至唤作“豆腐节”。这一别致称呼，恰是冬至习俗与尊师重教传统的情感交融。《虞乡县志》中有一独特记载：“各村学校于是日(冬至)拜献先

婆姨打汉

郝妙海

上世纪50年代前，高粱是晋源一带的主要粮食作物。当地百姓将高粱叫作茭子；高粱秆叫作茭棍榄；茭棍榄顶端切去穗头后细而长的那节，叫茭箭筒；茭箭筒再往下，可从骨节上折断成一截截的茭棍榄，在当地叫作棒郎朗(音近词)；棒郎朗的外层叫皮皮，内芯叫瓢瓢；将皮皮剥离瓢瓢后破成的细条，则叫篾篾。

过去，农村为了烧炕，秋收以后的茭棍榄，各家各户都会收集、打捆，运回村里。于是，街头巷尾，或堆垛，或竖立，到处都是茭棍榄。孩子们用篾篾和瓢瓢，随手就能变幻出眼镜、灯笼、笛子等可爱的小玩意儿，其中最有趣的一件，当属“婆姨打汉(太原郊区将夫妇俩叫作婆姨汉)”了。

用小刀切一截约七八寸长的棒郎朗，粗的一端要带节。在带节一端以上约3寸处环切，切时要相对应留两条约3毫米宽的篾篾不切断，也不要切伤。再将切口以上的瓢瓢及其余的皮皮去掉，只留下这两根与下部相连的篾篾。然后再剥一根稍细而结实的瓢瓢，切成约两寸长的两截，分别竖着插到两条篾篾的顶端，一件小玩具便做成了。当手持带节的一端前后摇动时，扎在篾篾端部的两节瓢瓢即会互相敲击，并“叭叭”作响。机灵的孩子还会用笔在瓢瓢上相对的部位画上眉、眼、口、鼻，即是活生生两个人在磕碰了。

这件玩具本身并不复杂，玩法也十分简单。反倒是“婆姨打汉”这个名称，既形象生动，又妙趣横生。在家庭生活中，婆姨和汉，本就是一对你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你的生命伴侣。长时间的相处，磕碰自然是难免。将这件玩具上的两节瓢瓢叫作婆姨汉，岂不是十二分的形象？



晋之趣

(一)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
时当汉腊遣臣祭，义激韩仇旧相家。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二)
愁听关塞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
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
待得汉廷明诏近，五湖空竟钓鱼槎。

——清·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
顾炎武与傅山曾在太原有过两次诗歌酬唱，这首诗就是第二次酬唱中顾炎武的和诗。组诗旁征博引，大量运用典故，但又不显晦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次韵，指依对方原诗的韵脚及其次序和作。傅诗如下：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落黄尘载五车。
方外不娴新世界，眼中偏认旧年家。
乍惊白羽丹阳策，徐领雕胡玉树花。
诗咏冰郎江万里，知吾笔似枯槎。

此组诗两首，第一首叙友情，第二首谈国事。在友情中交织人生和事业的信念，最后归结为富于理性的结论，是学人之诗的显著特色。

第一首前两联全用典故，写傅山兼喻自身。晋朝刘琨(字越石)任并州刺史，晋室南渡，长期坚守，被胡包围于晋阳，他吹奏胡笳，使胡人动乡思解围而去。这里越石笳比喻坚持不渝的斗争精神，在危难的环境中仍保持昂扬的民族气节。阮籍(字嗣宗)于曹魏亡后不愿仕晋，时常驾车独出，遇到穷途无路时，即痛哭而返。这是比喻我行我素、坚持气节和隐居的生活。在诗的首联中，“清切”而“穷愁”，穷且益坚，环境的窘困更磨炼砥砺人的情操，展示出高尚的遗民隐者形象。西汉陈咸在王莽篡位后仍用汉朝的年终祭典；张良为韩国贵族，韩亡后散尽家财，以重金募壮士刺杀秦始皇。傅山和顾炎武也正是不忘旧朝、图谋恢复的志士，两人心志相同，一见如故。

第三联在友情的叙述中作插叙，上句化用李白《忆秦娥》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意，下句化用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意，是作者瞻仰明朝故宫、皇陵和漫游各地的感慨。河山垂泪，满目胡沙，能遇到知音尤为难得。

第四联两句互为声援，便是可以同生死共患难、天涯海角均可相随的朋友了，用不着乘着木筏到天涯海角去寻求。

第二首在友情基础上，将个人交往拓展为历史责任。开头展现现实图景，侧耳听关塞，满耳是清人的胡笳，再也见不到汉军所驾的战车在中原纵横驰奔，不免愁上心头，深为复国前途担心。但作者的信心是不死的：诗中的“熊绎”是西周时期楚国开国君王，“三户”指楚国屈氏、景氏、昭氏三大王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夏朝少康仅有一成即方圆十里的土地，仍使夏朝再度中兴。作者自己虽如苍龙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仍要行风播雨；虽如老树已年深月久，一到春天，仍要怒放鲜花。他曾说“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复国大计就一定要坚持！这不仅是顾炎武的志愿，也是傅山的追求。

结尾，作者满怀希望地想象“待得汉廷明诏近”，朝廷论功行赏，而他和傅山已功成身退，到五湖(太湖)寻舟垂钓、归隐林泉了。显然，顾炎武假借楚国与夏朝的典故，寄托期盼明朝能够东山再起的愿景，同时表达了自己不惜高龄仍冀望投身大业的理想信念。其中的“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一联，也已成为无数老者座右铭般的名言与励志金句。

诗和知音抒壮志

高存良



“尧城”之名，源自帝尧，相传尧曾在此定居。后人称此地作“陶唐城”，并以城名来命名村庄，“尧城”之名便流传开来。明万历《山西通志》中记载：“陶唐城，位于清源县东南四十里。陶唐氏自涿鹿迁徙至此，俗又称之为尧城。”清乾隆《太原府志》中描述：“陶唐城，(县)东南三十里。相传陶唐氏，自涿鹿迁徙至此。又云陶唐造历之所。今名尧城。”清顺治时期的清源知县和羹曾作诗赞曰：“梗阳东去一城圈，古帝高踪此地传。野老迄今崇祀，涂歌无处不尧天。”清徐都沟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清徐可能是“尧

师，学生各备豆腐来献，献毕群饮，俗呼为豆腐节。”这一习俗的形成与“束脩”传统相关，古代学生拜师需奉赠肉干为礼，而虞乡百姓因生活所限，以豆腐作为替代，既保持尊师的仪式感，也形成了独特的“豆腐节”。这种尊师传统在山西各地方志多有记载，晋西北冬至以炖羊肉招待先生，晋中一带馈赠饍食，晋南村社则设酒席宴请教师，《永济市志》更明确“每年中中秋节、冬至节，都要请教师吃酒，以示敬重”。除了献食，部分地区还有拜祭先师的仪式，由先生带领学生祭拜孔子牌位，再由德高望重者引领学生拜谢先生。

食俗

饺子是山西冬至餐桌上最具代表性的食物。20世纪初《太原指南》就冬至饺子有下列叙述：“十一月通称冬月，谚所谓‘冬至饺子，夏至面条’，故是月冬至日，居民多食馄饨……”这里的“馄饨”就是饺子，《正字通》有“今馄饨即饺饵别名”的说法。老太原人在冬至不仅有吃饺子的习惯，还流传着与之配套的谚语，诸如“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冬至不吃饺，冻烂脚趾头”等。

当然，有些地方也会吃今日形状的馄饨。之所以选用“馄饨拜冬”，是取“混沌初开”之意，契合冬至“一阳生”的文化象征。临汾襄汾等地旧志记载，当地冬至盛行吃馄饨，富贵之家更有“百味馄饨”，一器之中兼具十余种风味；平阳府的馄饨则用料讲究，包成元宝形，配芝麻烧饼作为夜宵，成为流传至今的“尧乡馄饨”雏形。此外，各地的特色食俗层出不穷，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的《河曲县志》记载，当地冬至有“拜冬”习俗，饮食娱乐时会佐以羊羹、枣酿羔羊，有着“明酒遗风”的寓意，以此顺应冬至御寒养生的需求。和顺“迎冬就年”吃油糕，灵石吃黍米糕，大同盛行炖肉进补，晋东南阳城则以老北瓜与小米焖制瓜粥，清淡滋补，适配冬日养生之道。这些流淌在旧志记载与民间谚语中的食俗，是先辈顺应时节的生存智慧，也是山西文化绵延不绝的鲜活注脚。

山西旧志所载冬至风情，还有过冬指南的“数九歌谣”，娱乐休闲的“消寒图”，亦有晚辈敬长的“献袜履长”之礼、农人观象的农情预测之智……冬至早已超越单纯的节气符号，化作一幅融汇自然认知、宗教信仰、伦理观念与生活智慧的文化长卷。重读这些古志遗韵，或许能让我们在一碗热饺、一声问候里，重拾那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

(一)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
时当汉腊遣臣祭，义激韩仇旧相家。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二)
愁听关塞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
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
待得汉廷明诏近，五湖空竟钓鱼槎。

——清·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
顾炎武与傅山曾在太原有过两次诗歌酬唱，这首诗就是第二次酬唱中顾炎武的和诗。组诗旁征博引，大量运用典故，但又不显晦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次韵，指依对方原诗的韵脚及其次序和作。傅诗如下：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落黄尘载五车。
方外不娴新世界，眼中偏认旧年家。
乍惊白羽丹阳策，徐领雕胡玉树花。
诗咏冰郎江万里，知吾笔似枯槎。

此组诗两首，第一首叙友情，第二首谈国事。在友情中交织人生和事业的信念，